



阿尔巴尼亚史纲

克利斯托·弗拉舍里著

阿尔巴尼亚史纲

克利斯托·弗拉舍里著

樊集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КРИСТО ФРАШЕРИ
ИСТОРИЯ АЛБАНИИ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Тирана 1964 г.

根据地拉那 1964 年俄文版译出

阿尔巴尼亚史綱

〔阿尔巴尼亚〕克利斯托·弗拉舍里著

樊集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 · 插页 2 · 字数 205,000

1964 年 11 月第 1 版

196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420 定价 (六) 0.97 元

目 录

史前阿尔巴尼亚	1
伊里利亚人	7
希腊殖民地	13
伊里利亚人的国家組織(公元前 5—2 世紀).....	17
羅馬統治下的伊里利亚	24
拜占廷統治的开始	27
8 世紀到 11 世紀的阿尔巴尼亚	31
阿尔貝里公国	36
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关系	40
14 世紀时的阿尔巴尼亚封建公国	45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領	49
1443 年的总起义	58
斯坎德培的最初几次胜利	63
阿尔巴尼亚独立国家的建立。反对封建主背叛的 斗争	66
阿尔巴尼亚人对苏丹法提赫赢得的輝煌胜利	72
阿尔巴尼亚抵抗的再接再厉	75

土耳其提馬尔制度在阿尔巴尼亚的巩固	78
17世紀的阿尔巴尼亚	84
阿尔巴尼亚巴夏区的形成	86
斯庫台大巴夏区。布沙特利封建王朝	89
亚尼納大巴夏区。阿里-巴夏·台佩萊納	92
大巴夏区之受到鎮压和提馬尔制度在阿尔巴尼亚 的結束	97
民族运动的初期。反对坦吉馬特的起义	101
1878年普里茲伦同盟	109
普里茲伦同盟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斗争	115
普里茲伦同盟反对土耳其政府，爭取阿尔巴尼亚 的自治的斗争	118
为阿尔巴尼亚的学校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而斗争	123
阿尔巴尼亚人的再次武装发动	129
1910年和1911年的大起义	137
1912年的总起义和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	143
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初年	151
列強損害阿尔巴尼亚的阴謀。維德公爵的統治	156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163
魯什涅代表大会和发罗那战争	169
1920—1923年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生活	177
1924年六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5
索古共和国时期	190

阿尔巴尼亚——索古派的王朝	198
法西斯意大利強占阿尔巴尼亚	211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	218
阿尔巴尼亚的武装爱国斗争和人民革命的发展	229
反希特勒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阿尔巴尼亚的 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247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266

史前阿尔巴尼亚

在阿尔巴尼亚的領土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遺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末叶的。这些遺存是1939年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距布特林特八公里的維瓦利湖沿岸的查尔拉村附近发现的。这是用燧石和硬水鋁矿石制造的原始工具，是一些粗陋的切具和手斧；在这些工具近旁，人們还发现在制造这些工具后留下来的石屑。

在查尔拉还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品——典型的“带鼻的”手斧，还有用凿子加过工的切具。在圣瑪利納洞穴(也在布特林特附近)内发现的物品，特別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的存在。在大量骨化石(在这些化石当中，可以辨认出野山羊 [capra ibex] 的牙齿和脛骨)近旁的一个洞穴里，人們发现了加工成为手斧的燧石，还有硬水鋁矿石的切具，这个切具的刃部的某些地方由于使用而出现了缺口。在地拉那近代提山下修造公路时偶然发现的骨制切具和燧石物品也是属于同一个史前时代的。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也不多，并且是偶然发现的。这主要是在国内各地——格魯耶米拉(斯庫台)、杜什瑪尼(杜卡吉因)、涅普拉維什塔(紀諾卡斯特)、非尼吉(德爾維那)、布特林特和其他各地——发现的石斧，它們大多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遺物，某些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遺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們的关于新石器时代阿尔巴尼亚

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識，所根据的只是在发罗那地区維尔查村发现的少数物品。在这一村庄中发现的陶器碎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彩陶，它們大部分是由紅色、灰色、栗色和黑色的直綫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部分是刻花素陶，它們主要是刻画着弓形的和螺旋形的綫条。

近年来由于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瑪里奇鎮(科尔察)的发掘地点发现了比較丰富的材料，我們今天就更加清楚地認識了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

第一批这类的物品是1948年排干瑪里奇沼泽时在瑪里奇偶然发现的。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开始了系统的发掘，这一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許多还未曾公布的材料都保存在地拉那市考古学—人种志学博物馆内。根据初步的資料，在瑪里奇地方已經进行到四公尺深的发掘，表明在冲积土的下层有两个互不相同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公元前三千紀)，而在上层则有青銅时代聚落的遗存(公元前二千紀)。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下层里，我們发现了石制品(錘子、手斧、磨)、燧石制品(小刀)、角制品(錘子和刀)、骨制品(針和矛头)、陶制品(紡錘和漁网墜子)和銅制品(凿子、手斧和魚鈎)。陶制品占了大部分，它們基本上是不帶把手的，有些陶制品的把手一直达到器皿的上端。也和維尔查一样，这里的許多器皿上都有花紋，花紋大部分都是由直綫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种裝飾則是凹凸的花紋。在这些层里，我們还发现了桩上住宅的遗址，在它旁边还有一些矮小的建筑物的殘迹。还发现了一些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串珠和儿童玩具；此外还有谷物的种子和家畜的殘骸。

在瑪里奇的考古站的下层所发现的物品，比維尔查的发掘物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新石器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中的一种文化在时代上要古老些，因为它是在最下面的土层中发现的。这种

文化首先表现为彩陶、桩上住宅、带把手的器皿，大概还表现为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时代較近的另一種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則以帶有凹凸的花紋的陶器、矮小的建筑物和帶有垂直把手的器皿为代表。

这两种文化代表从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是两个不同的部族，这一点在許多語言学家的著作里已經得到证明。

瑪里奇和維尔查的彩陶在这一史前时期不仅分布于巴尔干半島(特别是在帖撒利、馬其頓和保加利亚)，而且分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直到乌克兰那里(特里波利文化)；从这种彩陶来判断，可以假定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或中期，在阿尔巴尼亚的領土上存在着地中海人种語言集团的一个部族。可能属于印欧語系的阿尔巴尼亚語所继承下来的、地中海集团的語言要素諸如 mal(山), hardhi(葡萄蔓), shegë(石榴), shkabë(鷹), bisht(尾巴)等詞，地名 Buna, Nish, Ishëm(在古代是：巴尔班那、納伊苏斯、阿西莫斯)，数詞 njëzet(二十), dyzet(四十)(它們被认为是印欧的“二十进位”的計算法的殘余)，接尾語 -assa, -ua, -anna, -at 等等都是起源于这一部族的語言的。

相反，在瑪里奇和維尔查发现的刻有凹凸的花紋的陶器却在帖撒利、馬其頓和塞爾維亞发现的陶器在很多方面相似，并且一般而言和多瑙河地区的陶器相似。这种陶器使我們作出了这样的假設：存在着一个属于印欧人种語言集团的、不知道彩陶的部族，而人們认为这个部族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欧或北欧进入巴尔干并且同当地的地中海部族混合在一起的。可能这里所說的正是被学者們称为原始印欧的或前希腊印欧的，而被某些人称为原始伊里利亚的那个部族，人們认为这个部族是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几个世紀便定居在巴尔干半島上了。某些学者由于完全是实际的理由而把这一部族称为佩拉斯吉人。古代作家曾給我們留下了关于

佩拉斯吉人的相当多的传说和相互矛盾的报道。在这些古代作家当中，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在伊庇鲁斯（这一地名在古代也包括现代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看到了从帖撒利移来的佩拉斯吉人的遗迹。斯特拉波则依据埃佛洛斯、赫西奥德、埃斯库罗斯和优里庇德斯指出，佩拉斯吉人古时的居住地是阿尔卡地亚，从这里他们移居伊庇鲁斯以及帖撒利、克里特、列斯波斯和特洛亚德。许多语言学家认为阿尔巴尼亚语也继承了这种原始印欧语言的因素。

但是这样一个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从文物方面得到证明的玛里奇、维尔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否一种是“地中海”部族的文化，而另一种是“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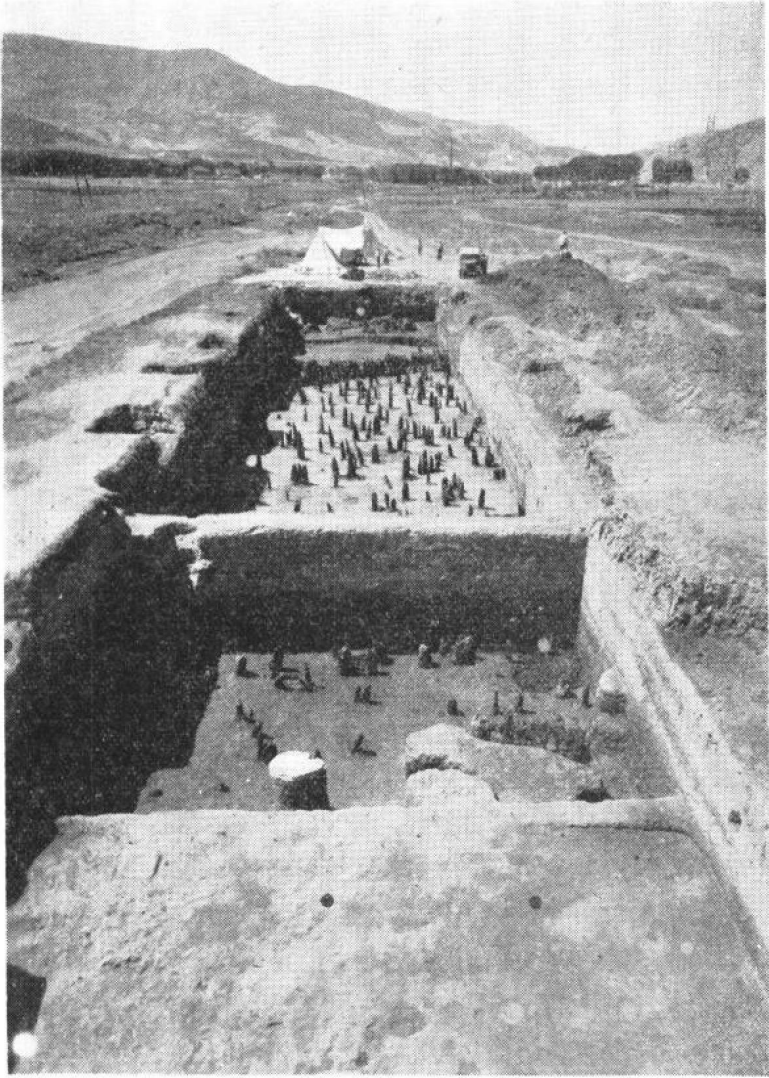
撇开当时居住在玛里奇地区的部族的人种起源问题不谈，我们仍可以就迄今我们很少知道的这一史前时期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结论。在不大的土地上发现的大量文物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少在这一地区，居民是相当稠密的而且是定居的。这一时期居民从事狩猎，但是从家畜的骸骨来判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也是懂得畜牧的。原始的角刀、陶筛、石磨和谷物的种子都证明，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他们还知道用钩钓鱼和用网捕鱼，这一点可以从在玛里奇发现的角制的（后来是铜制的）钓鱼钩和陶制的网坠子判断出来。骨针和陶制纺锤证明，他们懂得纺织的手艺。桩上住宅使我们假定，他们是懂得航海术的。表面光滑而且精美的器皿证明制陶业相当发达。迄今在阿尔巴尼亚所发现的、代表装饰艺术的最古老的遗迹的那些装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是多神崇拜的标志。总之，工具的性质、装饰和儿童玩具的单调都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具有这一或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过的是集体生活，其中并不存在居民之间的分化。

过去我們关于青銅时代(公元前二千紀)的知識极其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是两种类型的青銅手斧,他們把这两种手斧称为“达尔瑪齐亚—阿尔巴尼亚型的”和“斯庫台型的”,它們和在相邻各地区发现的手斧有显著的区别。人們认为它們是在阿尔巴尼亚領土上制造出来的。由于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特别是在瑪里奇、帕若庫(爱尔巴桑)、盖塔尼(斯庫台)等地的发掘,現在我們关于这一时代的知識已相当充实了。

在瑪里奇的新石器时代层上面发现的物品是属于青銅时代初期的,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陶器。在这里,带有別具一格的側孔的彩陶越来越少,而在上面的一层,这种彩陶就完全不見了。相反,刻有凹凸的花紋、并带有垂直把手的陶器却越来越多,而且这种陶器并没有脱离前一个新石器时代层的形式和裝飾要素。在这一层里我們看到的只是矮小建筑和炉灶的殘迹。这些材料說明了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长期存在。

在帕若庫平原上离爱尔巴桑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1960年开始对散布在无名的沼泽和德沃利河之間二十五座以上的坟墓进行了发掘。在进行这些发掘时,我們得到了有关坟墓建筑的珍貴資料,还发现了各种物品——青銅武器(刀、劍、枪头),妇女用的一个螺旋形的黄金飾物,一个燧石箭头,許多陶器,其中有一些是从爱琴海地区輸入的,有一些是当地的产品(按照克里特—迈錫尼类型制造的),再有一些是按照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制造的。同一部族所生产的物品較之在瑪里奇发现的那些物品時間略晚;它們属于青銅时代較晚的时期,其中某些甚至是公元前二千紀中叶的产物。

1961—1963年在斯庫台以东五公里的盖塔尼村进行了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物品是属于較近的一个时期的。在下面各层



新石器时代和青銅时代科尔察地区瑪里奇的村落遗址。

1961—1963年发掘地現場

发现的物品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在上层发现的物品甚至属于罗马占领时期（公元前 3 世纪）。在盖塔尼，我们发现了一座小城市的遗址，这个小城市和斯库台、玛尔设伊以及其他等城市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阿尔巴尼亚最早一批伊里利亚人设防居住地。从显然属于青铜时代初期即属于公元前一千纪初的陶器碎片，可以看到同玛里奇的凹凸花纹陶器的相似（特别在装饰方面），这一点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末以来从未间断的继承性，从而也就说明了这个部族的继承性。这个部族不再是早期的希腊作家所称呼的佩拉斯吉人，而是伊里利亚人了。

伊里利亚人

根据在历史科学中一般通行的意见，在整个青铜时代和在铁器时代的初期，伊里利亚人都居住在欧洲中部。在奥地利发现的奥涅提茨文化、劳西茨文化和哈尔什塔特文化，按照考古学家的意见，是代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的伊里利亚文化的。还有，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在公元前一千纪印欧各部族自北欧移居南欧的时期，继定居于巴尔干南部的希腊人和定居于希腊人以北的色雷斯人之后，大量的伊里利亚人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也进行了迁移。由于这些迁移，新的伊里利亚部族占据了巴尔干半岛的整个西部（约略相当今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并且同跟他们非常相似的“原始印欧的”或“佩拉斯吉的”或“原始伊里利亚的”部族溶合起来。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说明新的伊里利亚人的物质文化何以一方面同玛里奇和帕若库文化相似，而另一方面又同劳西茨与哈尔什塔特的文化相似。某些伊里利亚部落（美撒皮人、雅普吉人等等）则大概从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出发，渡过

亚得里亚海而定居于南意大利，他們在那里后来受到羅馬人的无情的同化政策的迫害。

在希腊人(荷馬、赫西奧德、斯庫拉克斯、希罗多德、赫卡泰欧斯、修昔底德等人)的最古老的文献里，伊里利亚人被說成分成几个不同的部落。古代羅馬的作家彭波尼烏斯·梅拉和老普林尼指出了北方伊里利亚人和南方伊里利亚人之間的某种区别；他們把南方伊里利亚人称为“真正的伊里利亚人”。从古代的文献以及根据在他們的居住地发现的銘刻，我們知道許多大大小小的伊里利亚部落的名称。例如南方有这样的名称：恩凱萊人、阿尔迪安人、陶兰特人、达尔丹人、帕尔西尼人、阿廷坦人、皮魯斯特人、拉貝亚特人、卡昂人、提西洛特人、莫洛斯人，而在北方則有里布尔恩人、雅波德人、达尔瑪特人、德西迪雅特人、奧塔里雅特人等等。伊里利亚人按照他們所屬部落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别的民族，首先是希腊人、羅馬人等等把他們的国土称为伊里利亚，而把他們本身称为“伊里利亚人”。

只有維約薩河以南直到安布拉奇亚湾的各个地区，也就是住着許多伊里利亚部落(其中包括卡昂人、提西洛特人、莫洛斯人等等)的地区才叫伊庇魯斯——这个名字是从一个有“大陆”的意义的詞变来的。伊奥尼亚諸島的希腊居民所以給这些地区以这样的称呼是为了区别他們島上的土地和对岸大陆的土地。

伊里利亚人有自己的伊里利亚語。迄今我們还没有发现一本用伊里利亚語写的文献。我們只是从古代作家的作品中知道伊里利亚語中的几个詞，几个伊里利亚語的阴文銘刻和許多作者的匿名、地名。伊里利亚語是印欧語系的一个特殊分支，同色雷斯語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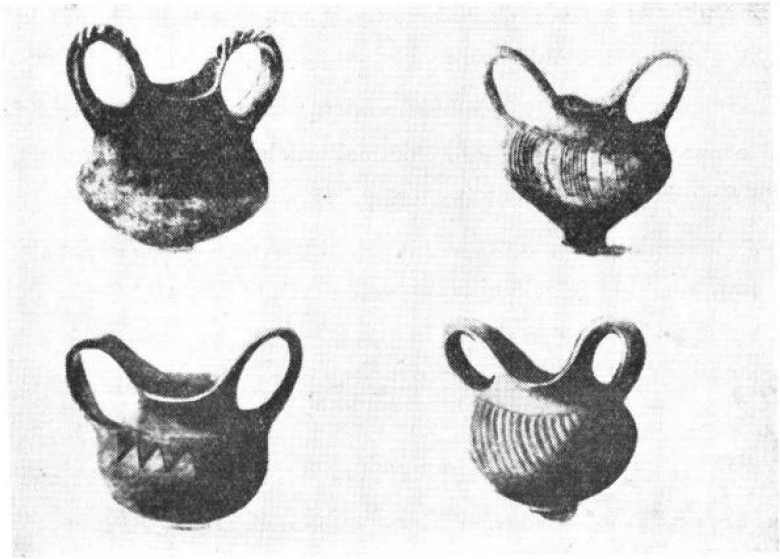
語言学家在研究伊里利亚語的語言材料时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今天的阿尔巴尼亞語就是伊里利亚語的直接繼續。伊里利亚語

的許多詞和名字可以借助于阿尔巴尼亚語的日常用詞而得到理解。例如：“bile”—bije（女儿）、“brention”—brini（角），“bar-ka”—barku（肚子），“bauria”—burri（男子）等等。部落的名称：Delemat——阿尔巴尼亚語 “delme”—dele（綿羊），Dardan——阿尔巴尼亚語 dardhë（梨），地名 Dimalum——阿尔巴尼亚語 dy male（两座山），“Bardys”——阿尔巴尼亚語 bardhë（白色的），“Bardylis”——阿尔巴尼亚語 bardhe yll（白色的星）等等。其他語言要素也证实了伊里利亚語和阿尔巴尼亚語之間的继承关系。学者們还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其他各种要素來說明这一联系。

在伊里利亚人所占居的人种区域里，有个别的島屿居住着色雷斯人，他們必定是从他們移入的时候起便留在那里的。阿尔巴尼亚語中保存的某些色雷斯的詞可能就来自这些島屿，而这种情况使某些語言学家有理由认为阿尔巴尼亚語是色雷斯語的子語。这些詞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伊里利亚人同色雷斯人是邻居。伊里利亚人和色雷斯人甚至在某些相邻的地点組成了混合居民区。某些語言学家采取了折中的看法，他們认为阿尔巴尼亚語是由伊里利亚語和色雷斯語混合而成的。但是，大家知道，一些語言材料并不足以說明民族的世系。考古学的、人种志的和历史的文献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一种看法，即伊里利亚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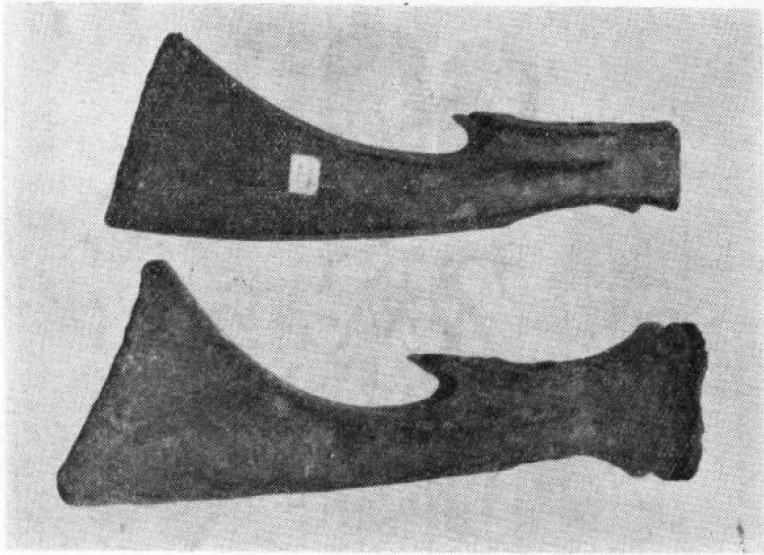
当伊里利亚人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时候，他們带来了青銅文化。稍后，在公元前一千紀初，他們在新的居住地上也开始使用铁。后来来到巴尔干的伊里利亚諸部落从自己先前的居住地带来了铁器时代的文化。在奥地利的哈尔什塔特城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从伊里利亚人定居于巴尔干起直到书面文献的出現（大約到公元前 7—6 世紀）这一时期里的伊里利亚社会，我們是根据在某



公元前一千紀伊里利亞独具一格的器皿

些居民点的許多住宅以及在同一时期的坟墓中发现的材料才知道的。阿尔巴尼亚考古学家近年来的发掘所提供的材料补充了我們关于当时伊里利亚社会的知識。在伊里利亚人的各个居住地发现的铁鹤嘴鋤、手斧、鐮刀使人們看到相当高的农业发展水平。他們已經知道了許多农作物：谷类作物有小麦、大麦、黍；水果有苹果和葡萄；青菜有大豆、豌豆等等。畜牧业是他們的巨大財源。今天在地拉那考古学博物館的櫥架上展出的铁制的和青銅制的鹤嘴鋤、手斧、錘子、弓、盾牌、小刀、鐮鏑、釘子等等，金的和銀的耳环、指环、鐲子、徽章以及其他制品，证明了伊里利亚人的手工业比較发达。在制陶方面，他們使用了可以成批制造器皿的手工生产方法。居住在沿岸地带的伊里利亚人是勇敢的水手。他們对意大利进行的大規模的征討說明他們很早就有大型的舰船，可以自由地渡过亚得里亚海。里布尔恩人的水手在7世紀从达尔瑪齐亚北部到科



“达尔瑪齐亚-阿尔巴尼亚”型的青銅手斧

孚島的一次航行，使我們有根据提出这样的假定，即伊里利亚人是长于制造輕快的船舶的。伊里利亚人有設防的城市。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近年来在阿尔巴尼亚領土上曾发现用大石块修建的这种城市。在这些世紀里，伊里利亚人还开始同外国发生貿易关系。已經发现的材料表明，交换是同地中海地区各国，首先是同腓尼基人、罗馬人和希腊城市进行的。

由于新的铁制和青銅制的劳动工具的出现而促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原始公社的瓦解。在原始公社内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又引起了社会分化的过程。从在他們的坟墓中发现的物品可以推知社会分化的情况。在某些坟墓里有許多用具和珍貴的飾物，而在另一些坟墓里則几乎一无所有。这一过程发展到最后，原始公社崩潰了。代之而来的是阶级社会。最早的国家組織由部落形成了。为了保卫自己不受最强大的部落的侵犯，并且为了向